



05131



仁和汪君漢郊之歿門人許玉年文學奉其遺書以歸
整比垂竟不戒於火越一年君友莊芝階中翰蒐輯得

類編三餘篇編為三卷名之曰燼餘蓋幸其不盡湮沒
而深惜其言之不盡傳也於是君妻兄胡書農侍讀伏
貲以鏤諸版既成謂宗炎習知君宜序其端序曰儒者
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
善其行與事者存心善事之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

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此汪君
立言之旨昔者以告宗炎者也君具通敏之才於學無
所不窺而能識其大由程朱之義理許鄭之故訓上溯
賈生董子劉子政之論議以尋繹七十子之徒之緒言

東旦三燼餘集序

而求合於聖賢之道作為文章思周乎物氣倍乎辭深
肆浩博通於當世之務不屑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徇人
以邀一時之譽其與人也虛中下氣欲然若不足至於
論事得失學術是非閭閻侃侃未嘗少貶損自名公鉅
卿文學之士下及村僮販豎知君名者莫不重其人與
其言既連應鄉試不中有司程度衣食於奔走歸而貧
益甚侘傺病困歿而無子其精神所結撰又皆灰飛煙
滅百不存一二遇至窮矣然君即取科第致富貴度其
所言未有外於修己治人者而五十餘篇之中大略具
之學者因君之言推其所未及言以大闡其明體名家
之旨則君之言足以傳言傳而君之行與事可以想見

其取數之多寡不必論也君志進取而守狷潔處艱厄
竭力以養順於親信於朋友先立乎其大者使天假之
年見道益深必能齊得失泯菀枯馴至乎樂天知命之
詣而受命不長未見其止此則可爲長太息也君所著
正氣遺愛先覺三堂祠志陳曼生司馬嘗寫其副漢制
考疏證意林翼王右軍帖考注皆不傳師其意而學之
所望於爲君之學者道光元年三月甲子蕭山王宗炎
序

汪漢郊墓誌銘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仁和汪君家禧卒明年十二月十三日祔葬於錢塘縣畱下鎮青龍山之原趙坦謹爲銘曰君字漢郊穎敏特異於書無所不窺尤長七略之學辨析古籍得古人撰述之旨無豪髮爽試輒奇名日著君無斯須矜色坦時以所疑就質挾剔理蘊辟塵脫翳洞豁軒露坦益愧不及君語且益謙同席者或睨視而笑君徐徐起嗚呼以君之學之博大精微卽奔走天下士當無不心嚮者而乃困厄終身年四十二而卒古今博文有道之士亦有窮厄如君者乎嗚呼鮮矣君於浙之先賢耆舊崇祀正氣遺愛先覺三堂者揆其

東里生燼餘集

遺聞佚事爲志數十卷作爲古文詞匠心結構醇肆古茂不闌入唐宋圍範中嗚呼君之文固無不傳者君亦少慰矣哉先世爲歙之巖鎮人遷杭八世矣順治間廬墓南屏山旌稱汪孝子之尊者是爲七世祖曾祖諱廷元仁和學廩貢生祖諱成瑞廣西布政使司經歷父本恕國子監生君杭州府學廩膳生甫及貢而卒父匍匐於堂妻號哭於室無子友人陳善胡義許乃穀相其喪葬而屬其祭祀於從子修麟系曰
暫而腴閔其塗偃而沖鬱其躬不翔乎天衢不老於泥汗而祇以文學傳也嗚呼

跋

嗚呼儒者之窮至吾先生而極矣先生以弱冠遊庠貧無蓄貲終歲課徒饗殮恒不給則其身窮先生工古文辭以其緒餘爲制舉業思力深厚連不得志於有司饑驅於外學使者識不及拔歎惋而已則其遇窮先生事親孝以奔走不得日侍其親遂憂勞而卒年僅四十餘則其命窮夫旣窮其身窮其遇窮其命矣而積善不昌明德無後則嗣續又窮也嗚呼可哀也已乃穀與弟乃普自丁巳歲受業於先生先後凡七年每夜讀至漏三下乃穀等已倦而先生伏誦沈思往往達曉所撰著甚夥輒多散失先生旣沒乃穀等輯其遺文凡八十篇

東里生燼餘集跋

將謀付梓家人不戒於火先生之文悉燼焉嗚呼旣厄其人於身前又厄其文於身後造物忌才固如是之酷耶乃穀不克善保其書罪胡可逭爰乃朝夕自訟徧走先生之友人家索其文莊芝階中翰仲方又廣爲搜輯積二百餘日得五十餘篇先生自號東里生因目其編曰東里生燼餘集雖先生之學術其全已不可見世猶於此覘其概焉會胡書農侍讀敬郵貲促雕工旣竣謹書其後至先生之學博而識精貌和而品峻詳傳志中不具論

門人許乃穀謹跋



東里生燼餘集目

卷一

六藝流別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儒與二氏出入論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禹貢北過降水至於大陸考

孔子特筆異于赴告之文考

東里生燼餘集目

樂章樂器考

文昌星象祀典考

西嶽華山碑考

易消息解

性情說

稷契非帝嚳子說

五服九服說

釋能

釋葵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災賑議

卷二

答嚴九能元照書

與戴金溪比部敦元書

與孫雲壑錫慶書

與陳秋宇延祚書

與陳扶雅善書

與陳扶雅善書二

與許榕臯乃大書

金石例補序

桐邨詩集序

張編修惠言文集序

東里生盧餘集目

徐可圃詩序

毛詩稽古編序

金石文字辨異自序

劉太夫人八十壽序

屠蘭渚先生壽序

蔣礪堂制府浙水迎舟圖序

許玉年乃穀呂孺人哀詞序

卷三

神廬圖記

靈芬館圖記

重新博羅陳孝女祠記

許念茲兆奎汀洲采白蘋圖題詞

書程氏敏政宋遺民錄後

書孫頤谷侍御深栢勘書圖後

書武進臧處士行狀後

書孫與人同元弟子職注後

熨紅書屋未定草跋

琴臺哭女詩跋

蘭亭本跋

杭郡節婦表微錄

陳君蘭谷傳

鄭孺人傳

東里生爐餘集目

孝廉方正印君墓志銘

楊園張先生墓表

祭蔡運司文

祭汪母范宜人文

博羅韓烈女誄辭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仁和汪家禧撰

六藝流別論

四術之外無學學校之外無教易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贊幽明紀成敗非學者之急務故勿以教餘則各使所掌之官教之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詩樂掌於太師故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禮掌於宗伯故秋學禮執禮者詔之書掌於外史故冬讀書典書者詔之以官爲教無異教以教爲學無異學本學以制行無異行官師合一成周之所以隆也

春秋之治漸不如古然舊典猶存官未嘗失其守也易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一

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而老聃之禮葺宏之樂文獻備焉其列國猶知尊禮重信也猶知嚴祭祀重聘享也猶有宴會賦詩也猶有赴告策書也昭定以降世變日繁原伯魯有不說學之言閔子馬以爲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是廢儒之說始萌芽也故儒書爲憂魯人以歌鄉校之設鄭人思毀之此春秋變爲戰國之徵也聖人在上以道導天下聖人在下守道待來學在下之聖人始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皆教也而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曰樂仁之表詩義之用書知之術春秋信之符禮以明體五學世有變更而行不改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言其不可變也

春秋者用質變文也文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
棊文莫若質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不敢作承周之文
參殷之質春秋孔氏之治書也極文之敝鉤鈇析亂傷
恩薄厚流爲名法矯文之敝獨任清虛漫羨無歸流爲
道家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春秋用中道也

春秋之作本於天道而天道爲夫子所罕言何曰易无
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五常爲
用而易爲體易者天道之原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教以中人爲準故聖人略天
而言人略性而言行而子思之作中庸言天命何曰聖
人既沒微言以絕學者過中卑易其說推本自然建其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二

有極孟子學子思也故言性善宋儒衍子思也故言審
幾言太極

言天道無弊歟曰天道貴自然自然者無爲後世之有
爲不若上古之無爲孔子言斷自堯舜子思溯諸東戶
季子之前有見於無爲也莊子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
子夏大宗師篇言道可傳而不可受寓言一書謂有見
於天道可謂能推以治世則不可聖人順天道以建其
名莊周執天道以蕩其實故言用而不言體可以育中
人言體而不言用以荒上智

學之岐其在昭定以降乎儒家首晏子忠諫其君文章
可觀義理可法有合六經之義然其用過約柳子厚疑

爲近墨學家之言子產鑄刑書而鄧析倡爲刑名之說
老聃貴清靜而辛鈞獨標虛無之旨變本加厲立言之
不慎也申不害慎到刻於鄧析依附正名列禦寇虛于
辛鈞隱開佛學惟王孫巧心書多述忠諫與晏子同風
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樂記之言
本於公孫尼子尼子其知道者乎人不能無欲言性善
偏于上智也言性惡偏于下愚也世子碩作養書爲人
情有善有惡在所養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其言性
與相出入焉衍之者爲董仲舒而有性如禾如蘭之說
合之者韓愈而有性有三品之說

東里生爐餘集卷一

三

戰國之虛不若春秋之實魯連子列於儒家有輕肆之
志較之臧僖伯哀伯展禽叔向子產季札之流淳實篤
厚則遜矣屈原文士也而述堯舜湯武言耿介言好脩
言昭質獨純乎儒者言焉其遠遊篇曰壹氣孔神兮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謂無見於道體不可苟
卿子其言過激故來宋儒之謗然六藝之傳漢儒多淵
源於荀氏故太史公作列傳合曰孟荀

昔明章句始於子夏春秋有穀梁詩有小序禮有喪服
傳其訓詁之肇端歟立身行道曾子傳也君子不可以
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傳爲子思之學事孰爲
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傳爲孟子之學會子

十篇存於大戴記中庸坊記表記緇衣存於小戴記取之以合孟子而孔曾思孟之傳備矣曰大學爲曾子書信歟曰於古無徵

身之推爲家國天下其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其倫爲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始於事親者人之始也故首孝因孝而推爲有義有序有別有信循其道爲君子反其道爲小人道者路也非無可道也執道以爲空虛於是有異端之學於是背乎先王之教於是異乎春秋孝經論語之言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
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亾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
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
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
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興
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
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亾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
夏侯之書亾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亾韓魯固存也
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
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五

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
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
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
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反興王弼注出而
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
費氏之文上符古經又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
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
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
不惜備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
尚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
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清言行易故通老莊者

多遵之古文尚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亾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竝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真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間出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竝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尚不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昺春秋有沈文河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

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驥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焯大儒也得費昺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尚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園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

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
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
也使詩無二劉獻之禮無徐遵明能安謹守師傳以待來
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
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
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
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
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
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尚可采
取諸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
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
遠而流派微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夫數始于一終於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忒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著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

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知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歟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儒與二氏出入論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于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鮮不翻然悔悔思遜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可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托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于老聃莊述老而宏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十

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敦崇名實舉經明行脩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爲真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經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於天豈虛語歟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于東漢盛于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侘傺而彼教

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于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輩或覃思構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于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于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爲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麤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翱翱著去佛齋說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

及北宋穆修受學華山邵子闡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或據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爲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僞學之禁宋爲失人後世和之謂

道學亾宋何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
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
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
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
教庶以不墜歟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

大戴記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夫爾雅古小學書也區分彙別巨細兼包其體定于元公述于七十子其以類聚何也曰此古小學書之式比類合義連綴成文學僅便于諷習自說文以偏旁形聲爲別可以濟爾雅之窮秦興小篆體更史籀更趨簡易徒隸書行其文非爾雅所能正也又俗儒厭繁樂省一切用隸六經正文謬誤百出許君就小篆合以史籀又經以體緯以聲然後會意指事象形諧聲之學明後世玉篇字林皆推衍其緒而說文遂爲字書祖若是說文可包爾雅歟曰六書之旨轉注明而後重辭累言貫于一假借明而後

彼此異義者不膠于辭二固說文未詳而觀其會通在爾雅蓋同意相受雖具說文然分部散見于建類一首之義乖至假借義因聲轉由于前世字少說文九千三百餘文字寔備矣故爾雅通用者說文已各列于部又說文解經類依師說而漢經儒箋釋聖經均資爾雅是爾雅說文之本也且爾雅去古未遠以音表義詁訓名物或取雙聲或因聲轉至于辯章六藝囊括九流較說文之取漢律證方言者體更正大故爾雅進于經說文列小學然說文區分子母各歸部分後縱有舛誤大綱終不可亂去聖數千載得識三代之文不可謂非功也爾雅自樊孫傳述已有異同遞因隸變草木蟲魚偏旁

妄置向非說文爾雅之俗文何以覈歟又漢自十四家
博士竝立重以古文其閒短長得失各有意旨說文能
綜貫之文同訓異訓同文異備著于篇其識固非專已
守殘者比雖謂與爾雅同功可也惟說文義主辦字故
同物而文隔部異物而文相接資于考覈艱于成誦蓋
著書之體限之統論之爾雅專明義說文兼言文是說
文勝說文因爾雅而增益之又爾雅勝後世字書皆仿
說文爾雅自張揖後無能繼者蓋通貫六書發揮經籍
聚類同條雜而不越非聖賢不能作夫爾雅定于周公
而成于七十子者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禹貢不著南江鄭君注謂東地者爲南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氏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云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按酈言合是也謂合者爲浙江非也漸江自合浙浙卽岷江何以明之漸江發源黟歙而黟歙漢隸丹陽使浙江爲漸餘姚入海者志當歸之漸而不必溯源石城且浙以曲折名漸自黟歙東入海其行徑非曲折也酈誤以漸爲浙顧野王又云浙江不與岷江涉後人遂謂浙江非禹功所及請以經斷之東地旣爲南江而文在北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五

匯上則東迤時江未別南北鄭君以迤爲邪行會稽爲極東故終言之然漢水至大別入江而彭蠡下卽爲北江未聞以江合漢而毗陵之入海者爲漢漸旣與岷江合入海之處當从大名使因合漸而謂餘杭下盡漸委則淇共入河汶入濟泗會淮到海處皆當以所會水名矣又漸進也入也漸入于江又爲江水所漸漬故得江名荊州九江鄭君以九江從山谿出皆東合爲大江則水以江名者必其能通江今反以漸槩江誤矣說文于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于漸字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辨皙矣從許君說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鄭君注禹貢本地說爲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讀當如邨降于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泔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于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共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周禮序所謂捃祕逸是也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六

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于胸臆專己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

孔子特筆異于赴告之文考

左氏言赴告公穀言褒貶漢儒各是其所習惟鄭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惜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難何休駁許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蓋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敘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歷敘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譏諸侯不從而信夷

東里生廬餘集卷一

七

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憖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衛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

論說之未備也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樂章樂器考

三百篇之詩古皆入樂詩卽樂章也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樂日微漢雅樂郎杜夔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矣繼風雅者唯樂府然見于諸史志者其聲不傳今統論之短簫鏡歌鞞舞歌拂舞歌鼓角橫吹胡角相和歌吟歎四絃平調瑟調楚調大曲白紵歌清商此風雅之聲也郊祀十九章東都五詩梁十二雅唐十二和頌聲也而又有別聲如漢房中之樂十七章是漢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二曰雅頌樂三曰黃門鼓吹樂四曰短簫鏡歌樂然郊廟上陵應用頌而用大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九

予天子宴羣臣應用雅而用黃門亦知黃門大予古有其樂否乎至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祀明帝祀廟以風雅頌竟亾矣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人鬼雜施得所之義何在也鄭樵言樂失于漢而大亂於梁其此之謂歟古樂鐘磬琴瑟壎箎祝敵今樂則用箏笛鼓板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土埴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敵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蓋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古今之分分

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然古之器于琴瑟之外其用者後亦多改制如王朴所製編鐘而宋樂志記隋製內宮懸二十簾以大磬代罇鐘而去建鼓鐘鼓且非其舊矣況俗樂所用絲又有琵琶絃叢竹有單簫橫笛頭管革有大鼓小鼓匾鼓木有拍板金有雲撥其無增者亦祇土石耳今器多于古器其明證也段安節謂舜時調八音用八百般樂器周改用五音用樂器五百般唐又減至三百般臆度之詞歟至尺度長短漢志所言累黍法用秬黍中者近儒謂中非獨不大不小之謂乃不長不短之謂蓋員而無縱橫者是中之說無定也朱子亦以羊頭山黍今不可得而謂溫公所考似可從然尺亦多

樣今度律者以周尺爲本而周尺乃與劉歆銅斛尺同荀勗律尺卽此尺也蔡西山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鐘是亦用劉歆銅斛尺歆斛尺雖不可得而見而其貨泉則嘗見之矣朱子又謂王莽貨泉古尺徑一寸則是貨泉十枚爲一尺也然于諸尺中最小隋志謂王莽斛小而尺短是也至累黍縱黍斜黍之分愈久愈繁苟欲驗之必得真黍累百成尺適如其長截管實黍適如其數由是推論以爲量推銖以爲權而律與度量衡可同矣而不知何者是真黍也程子謂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而又何必紛紛言尺度哉

文昌星象祀典考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宮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災鄭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中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遭命隨命三科說人命脩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崇稱司命虞列于六宗周祀以禋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吳商謂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禮

東星生燼餘集卷一

三

言煙積柴實牲體升煙報陽制與禋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尊祀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褻矣按風俗通明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鬯尊謂此非文昌之司命誤又案此卽讀祀文昌之始全氏祖望謂士大夫家祀文昌自袁桷始亦誤然尚未實以姓名蓋自

周迄宋載在祀典祀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臆斷元以五福太乙之壇時掌于道流而文昌遂溷于梓潼神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卽呂光孟昶李商隱梓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應

爲人復爲神孟昶以花藥夫人懸像宋宮而誤尤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三三

西嶽華山碑考

代

西嶽華山碑始見於歐陽集古錄繼之者趙氏明誠洪氏适也碑字可考者宋時存六百九十文明時有宋本相傳後歸郭氏宗昌者亡其九十七文其殘缺者又數文趙氏嶠顧氏炎武所見卽此本或晚宋時所拓歟建碑在桓帝延熹四年建者袁逢而成之者安平孫瑔也袁遷官孫繼之典郡故議勒石去樹碑凡四年也碑所列漢世祀典備見于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而有足裨史闕者武帝時有存仙殿望仙門也集靈宮見漢書地理志又見于水經注三輔黃圖歐陽以爲不見於史碑又有杜遷市石郭香察書市之言買察之言審小歐

東星生廬餘集卷一

三

陽以香察爲名均誤也洪氏言東漢循二名之禁不得言香察朱氏彝尊又據續漢書律歷志有治歷郎中郭香則察之非名審矣逢爲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後漢書于袁安傳末言其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又言卒于執金吾而不載其洪農京兆之歷官范史略也碑略言孝武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建武之元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往祠自是以來所立碑石莫能存識是時去西漢未遠文字磨滅若是今袁碑歷魏晉迄元明而獨存存亡之數亦有幸有不幸歟朱氏以是碑字體方整流麗奇古胥備爲漢碑第一品而唐徐浩古蹟記以爲蔡中郎所書則漢碑無著其書人之例也碑有用本字

者如虛祐華馮等字也有用通字者如壹脩假趾亨摩
大共女等字也至以中宗爲仲宗則廟號異矣不可通
也碑字又有與小篆合又有變篆而存意者或變篆而
作俗書之俑者此皆漢碑恒有之郭氏所藏者後歸王
氏宏換朱氏見者爲宋氏犖物聞拓本尤善者則儲于
范氏天一閣者也錢氏大昕言嘉靖地震以後碑始亾
則明時拓本當不一矣而要亦罕見者也

易消息解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

東皇生燼餘集卷一

三五

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彖八月有山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彖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旣濟定易道尚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

性情說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于坤旣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說

稷契非帝嚳子說

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迺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迺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爲異迺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于邠號曰后稷按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著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爲未嫁之女也未嫁而生子熒人聽聞故始棄之旣迺收

東皇三爐餘集卷一

三七

之後堯封稷于有邠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邠雖爲女子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卽有邠家室是也詩溯后稷發生之祥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典亦享先妣不享先祖也使稷直爲嚳子吾未聞知母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

司徒封之毫按簡狄傳亦不言爲某之妃證以呂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釋帝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尚在父母之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建疵卽傳所云妹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又言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爲元妃所生宗帝繫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可攷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元嚳之孫蟠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蟠牛之孫瞽叟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緯命秣序言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易緯稽覽圖亦言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姓雲而非直相繼鄭司農知此故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妃亦以世數之相

隔也若帝繫不知作自何人迺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附綴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禘之制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從所王之德推之殷以金德舜以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卽祀感生之義歟緯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何從測于幽冥

東皇生虛餘集卷一

五

而知之順五行之生次以制禘此禮家精微之義而儒者迺因禘嚳而謂稷爲嚳之子并及于契復改展禽之言謂殷人亦禘嚳失實矣或謂列子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今據中壘一家之言以疑大小戴可歟曰吾非以中壘之言必可據也中壘所言徵諸大雅魯頌商頌周禮而合大小戴則傳記也信傳記不若信經吾予以更知周禮之非僞書而戴記非一家之學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魯詩傳以稷契爲無父詩生民正義引鄭志五經異義聖證論等書反復辨論皆可引證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

園集詩李善注竝引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
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
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
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帝得
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三

問水德之執昔秦文公出獵見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類得金德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
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
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帝得
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五服九服說

易繫傳陽一君而二民鄭君注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
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大順
之世地方萬里也五經異詁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
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
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
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君無駁是萬里之廣于
地有明驗也萬里不止容五服故鄭君注臯陶謨謂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
外荒服當四海又云禹邨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

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鄭君義蓋以夏之五
服與周九服同其析九服五服也謂夏之甸服于周當
王畿其邨于周當侯服侯服于周當甸服其邨于周當
男服綏服于周當采服其邨于周當衛服要服與周蠻
服相當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
即易注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之說又要服
之邨于周當夷服荒服于周當鎮服其邨于周當蕃服
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即易注所謂
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也然堯典曰協和萬邦而
易注亦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則堯時地實萬里云待
禹之邨成者豈鴻水之後有減削歟鄭君禹貢注謂每

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言三百里二百里者禹所邨之殘數言其復故域也偽孔傳襲今文家言謂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則夏時之地小于周幾半而王肅誕妄其作聖證論謂禹之時土廣三倍于堯計二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于經旣無徵而注臯陶謨又謂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昧古人開方之定法啓後世弧直之迂談也

釋能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侏事在
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
才陳于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
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
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
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屬足似鹿

釋葵

葵種繁多備載爾雅覩未知根稱名難假荆葵曰收色
豔春綃花團錢綴葉削釵翹狀類蕪菁可食微苦又名
虬岬陳風所取楚葵曰芹牽生水濱或莖翠粲或根玉
純加豆薦實泮池流芬葵字从癸癸位屬水水中之菜
芹最芳美莖葵名齧莖虛有棱古用作滑或汧或蒸一
月始榮細子數米葉軟侷柳根雜疑薺戎葵衛足花開
向日心如貞臣智比聖哲戎訓爲大紅綻一丈赫曦時
榮供園林賞別有莖葵藤葉蔓延細實珠繫殷紅下懸
考古冕制前後垂旒象形呼名與繁露侷或云承露以
葉能承葉仰待澤凡卉皆能何獨茲葵敢專此稱菟葵

東里生爐餘集卷一

三

形小莖可汧食徧生田間不俟種植函風七月候紀烹
葵鄭孔無文定名難知據臆以斷茲葵爲近在秋夏交
葉肥子潤烹之漉之美奪仙醞僕家有此雜植塵盆從
目驗得匪向老圃問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虞氏易學冠絕古今而所論尚書頗嫌脗略謂小猶別鄭以今字證古文且下言分析經旨昭然鄭未嘗以小爲北也使鄭作北北豈可訓別乎同訓酒杯千古無徵或謂卽裸圭也如虞義以同爲同則曰瑁連文經有衍字矣且曰瑁字異亦未可通洮類爲澣衣成事蓋因古人敬事易衣且下言冕服語意相承至洮易爲濯以古祧禕同字所謂審以音訓遠近也惟謂桺誤爲昧則鄭自以孔氏古文日將沒有蒙闇意說文訓昧爲闇今文家以桺爲諸色所聚蓋色雜故闇也鄭注周禮自用今文觀其引易詩皆同京韓書可例推今書正義言鄭作

東里生燼餘集卷一

三

桺谷倒文耳家禮聞之臧在東師曰虞氏旣形章奏豈有不覩鄭氏本經而指鹿爲馬是不可據禮注疑虞也至以桺爲丌又爲一義與今古文家皆殊虞氏易多新說茲類是矣然小之爲北時何無據鄭以駁虞者曰字形相涉或傳寫譌虞氏不繹注文遽興辨駁又以同爲重文開後刪經字之漸皆虞過也近儒尊鄭盡謂虞誣又虞所未服夫虞氏性剛直未必效行賂改漆書故智也謹議

災賑議

竊聞天災流行何時蔑有而邇日人情洶洶怨謗滋興其怨謗之歸半歸大憲夫議賑勸蠲不足則繼以廉俸大憲之爲民至深切也 奏災則緩征而明歲之應輸愈倍也水旱癘疫半由人心激召而非大憲之自致也然百姓蠢愚易惑難曉一時失業進退無措而閭巷游民從而附和暨不畏死肆言無忌或怨不速賑或怨不

奏災姦言愈多良民漸惑大可畏也夫頭目運手足

手足捍頭目大憲頭目也守令手足也同有臨民之任同有賑荒之職殫大憲之心智不能徧七十五州縣合七十五州縣之民以待賑於大憲而守令不豫爲圖民

東里生爐餘集卷一

三

不得曰非我也上也大憲愈困也夫早有區田水有櫃田良法具在未雨綢繆何至災不可挽然既往則無論矣方今民不畏威譎言肆興而猶聽大憲焦勞於上試思地方稍有不靖守令得辭其責乎且今之飢民非盡有田可耕者也省會之民多情游平時連羣結隊漁食閭巷年凶則無所取資而好以姦言煽惑村鄙之民不知法度豐歲之賦尚疑過取凶歉之怨必然矣夫今縣令於民亦少相見時也周行原野省視桑麻民之愛官半由親昵聽民事於里胥而惟以獄訟徵收爲己責欲民之感得乎民不知感故一有荒災姦民敢激怒於守令守令又卸怨於大憲民遂移怨守令者怨大憲而

操一省之權者遂任一省之怨夫怨與否姑置之勿論
爲今日計則斷非省會施賑之所能徧也欲安民莫如
賑使州縣各任其賑而姦民無所置喙矣夫一縣中豈
無殷戶乎豈無紳宦乎斟酌勸施在良有司之調劑耳
編保甲靖流民弭盜法也而用之救荒尤合爲各縣計
莫如實勘被災戶口總數以治所爲中央餘分爲東西
南北每方以東一保二保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每
甲統十戶注爲冊每賑或日人粥米四合甲日散東人
給五日之食乙則西丙則南丁則北戊則中央其散則
順各保次第各保又順各甲次第如法其田畝可插種
尚有秋成者收後止賑流民散處近則遣歸其鄉遠則

另編保籍不許擅便往來每散賑日令必親自驗看亦
不許吏胥上下其手其殷戶令必持簡往婉告以桑梓
補助之誼不得遣役硬派紳宦則實有品行素端鄉里
尊仰者請其助令檢察且屬徧告鄉民毋許滋事如米
不足或減四合之一各府各調劑屬縣之賑法巡道又
調劑屬府之賑法其願捐廉俸者聽其力所能給其果
能自籌善策者許其便宜行事優則予上考劣則參罰
如此則事有分任而大憲不至以一身支絀其間且令
親勘則惰民無可濫支編保甲則流民無能滋擾臨以
紳宦則風土周知耳目難蔽如或有地形夷曠人情強
獷者衛以防兵有不率教者刑以示畏此恩威兼濟之

道也又賑莫善於積日莫不善於逐日雨暘無定飢民雜糴薰蒸之氣易興疾疫不善一也領賑日衆徧給或稽時刻而窮甿枵腹往立待踰時擁擠使不得舒臂肘則一日次日之矣是民又以賑而困不善二也人米四合不能飽終日日日領賑黎明往過午歸急炊以食何暇他爲在野者縱田尚可耕已無餘力治而負擔販鬻者反以賑而絕可謀利之一線不善三也夫興工役助賑古法也積日散則餘四日守令或酌地方興造浚鑿可支公項者詳請舉行而民亦得以傭錢調劑此彼此互補之法也又賑分老少於省會或可於村落斷不可省會之人半多坐食一聞賑濟藉以餬口而此輩不務

生業又易滋事禁之或便村落之人田爲恒業一遇歉歲手足無措而未耜之外胥無能爲雖壯丁其求食與老弱婦女無殊也一概謝之不適授以口實乎總之立法以頒守令而守令不如法者劾大憲職也實心以行不得苟且塞責推諉宕延守令職也且今之所患匪僅饑也人心叵測變詐風行不豫思善後之方恐猝來意外之患省會官衆令嚴尚多不遵禁約矧地曠民頑迫以飢寒雜以煽惑欲其帖然安分恐能保其身不能保其心也川楚不軌之流豈真願外於光天化日乎而揆其要在飢民各聚其鄉守令各治其境始局外芻談罔識忌諱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謹議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仁和汪家禧撰

答嚴九能

元照書

九能仁兄足下兩辱惠書兼示見懷之咏知窮愁中尚有人念及者以喜以慰碌碌未及裁答私心歉然家禧客歲澄江歸後復作楓溪之遊東泝婁江歲除前一日始得旋里心事匆迫楮墨多廢入春來尚未得寧息月之六日又將行矣勞人草草不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誦昌黎之言恒復泣下前接足下書知足下近頗累于境劉孝標作論謂交道有五一爲窮交今足下與家禧同病矣雖意致不相合猶復相憐矧相托以道義耶竊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一

思家禧年三十九足下之齒又贏三昔柳州以少年超取顯宦立身未定連見貶謫其爲司馬時僅三十七而與蕭許諸書牢愁憂思不能自解家禧與足下齒皆過之處境困阨實倍于柳州賤居人後同時人且無有知之矧沒世耶雖然足下與家禧較足下聊復勝之未知相見何時略陳之以慰足下其自言者亦欲擴足下以未知也近聞足下迎奉太孺人于清谿朝夕得侍顏色而家禧老親旅居婁江迫于逋負甘旨不具起居不知足下膝前有數男子長者能學賈少亦能讀父書矣而家禧後繼無有人每一自思不能事父何望于子然宗祀之託未能忘也足下尚有薄田雖不能給終歲或得

半歲飽家禧則篋中書典質亦盡矣足下閉門著述有成書者二古文辭又得數百首自信可傳家禧年來亦有綴緝而心志荒耗多不足存錄孝標有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更可悲也夫天處足下以難堪之境而家禧尚謝不及足下知家禧何以自慰也然天能窮我者遇而不能窮我者心處困阨之時思自樹立不敢挾荒忽超曠之見糠粃人事庶幾君子之存心歟願與足下交勉之金溪刑部時得相見每見輒令人忘境之阨家禧于以愈欽其人刑部亦甚念足下足下與家禧書亦會出與見也餘言不具諸惟珍重

與戴金溪比部教元書

金溪先生執事家禧學爲舉子業文中不有司程度屢試屢黜浮沈于諸生中者二十年執事不以爲愚且賤示以所著文勤勤懇懇必欲得家禧一言默爾而息是違執事之意而類乎以簡默自隱遁敢略陳其愚以貢于左右竊以制舉業代聖賢以立言而實各肖夫代言者之性情以出故有明迄今以此名家者百餘人其風貌不同而各因其性情之所近以造乎其極執一人之文而曰是取法乎某懼也執一人之文而曰惟此爲足法而餘皆背焉又懼也執事以曠識遠志矯然拔乎流俗其發而爲文鈞沈探隱萃理之蹟以推于同其致力

東里生廬餘集卷二

三

甚邃而茗邈超忽究符于自然深如繩百丈之綆于淵泉不及乎底而不止也潔如蟬吸露超如鳥排雲人陟峻嶺而仰四儀也家禧得讀執事之文愈跂執事之爲人而淺識者僅謂標舉執事之文足以救庸妄子之彪炳其外而浮游其中者知執事必不許以爲知言雖然文章者性情之端也而有準存焉執其準以導來學非學識如執事不能自有制舉業以來奉程朱爲正學而析理過密則于子所罕言端木子所不得聞者胥鑿言之其又甚則墨守大全蒙引諸書于章句集注之語辭輕重繁簡悉爲揣測業是者遂拘虛其識而無敢一言自騁是未可謂非學術之弊也夫六經爲大義之歸而

論語微言之滙也大義盡于辭而微言每見意于言外
故制舉業于論語最不易爲大學中庸孟子義著乎言
矣而又非制數之可指陳也爲此者或元虛其辭是言
莊列之言或奧衍其辭是言公孫龍之言或廉厲其辭
是言申韓慎之言或馳驟其辭是言蘇張諸策士之言
求典章制度于禮求情變于詩求升降于書求治亂于
春秋求消息于易而又深探乎發言之旨衍以冲和粹
精之辭是爲能言孔孟之言其次或法唐宋大家之文
規經義之初體不拘于排比不泥于傳注期于明學術
正人心言能經世而止二者庶得其準矣有明以來百
餘家合乎此者不十數人餘則偶有合焉而未能純蓋
迂誕其言者謹陳于執事惟正其是非爲幸

與孫雲壑

錫慶書

雲壑足下承示大集捧讀數過清深淡遠絕無近時浮囂塗飾之習非澄心渺慮不以俗好爲憂喜者未易臻此謹以諷覽所及信爲必傳者標識于上餘則辭清矣而或意境未深旨遠矣而或煅煉未至如盡欲存之尚須斟酌也竊以詩道性情兼言時世義熙天寶則性情傳而時世亦傳吾輩生太平之世無病呻吟既非宜矣而雍容揄揚有躋華要備侍從者在山野之人又非其職也爲吾輩之詩食德飲和則情宜平而憤激非所尚也禮防義檢則性宜正而淫哇非所尚也模山範水以閒遠之致出之而高深中有人在焉應人接物以敦厚

東星生燼餘集卷二

五

之意持之而語言未能盡焉此不必長編巨帙以多爲貴也卽一二篇以想見其人而學問見性情見而時世之雍熙亦見是謂真品不在摺摭類書以炫博藉聯聲氣以自誇也家禧與足下交廿年矣深知足下之爲人實有非世俗之所能動者而又知足下蕭閑淡逸雅無志于軒冕今讀足下之詩而知足下之自得者深也願足下太璞自完益融釋其性情而不急求于一時之知則後之知足下者將位置足下於劉沓虛常建之間鄙言何足爲足下重也承命爲弁首之言倉卒未就容緩爲之先此代面餘不一

與陳秋宇延祚書

秋宇兄茂才足下久不得足下書問青士始知足下無恙扶雅書來亦言足下得假館處鄙懷稍慰邇日起居如何伏惟萬福家禧于朋友中足下知我最深前時五六日不見輒相思不已今相別二年思予心能不念否也于青士處見足下所與書知足下以離親遠遊爲戚戚又知足下在都與賢兄暫聚相對至不能爲懷并言涉世之難寸進亦不易得家禧三復之而深爲足下悲也然足下家非極貧菽水之供尚不藉束脩之入亦何必鬱鬱久居爲他鄉童子師哉如懼盛年虛廢而亟于圖名則足下旣知其難矣且遇不遇命也行己立身不

東里生爐餘集卷二

六

貽父母羞辱雖以諸生老子子分無歉也揆足下初意或因太夫人欲足下擴見聞達世故不以日侍于側爲樂然此一時之心非能忘于久矣家禧老父壯歲客游終年祇一二月歸近則歲或三四歸嘗曰吾甚念汝輩也每別輒訂相見期以知老年之思子愈切也憶前侍先慈時每出課讀輒三日一歸先慈計日以望曰吾默坐聽履聲汝未入廳屏能辨爲汝歸矣往事傷心言之嗚咽今歲來楓谿去家水程僅三百而僻壤少過客家書月不能一通老父去歲患重腿之疾迄今未愈每目送還雲時復淚下沉沉下遙遙三千里外哉家禧別足下後每于夢中如見足下思之切也足下思家之心不

更深與思之莫如亟歸也辱足下以骨肉待家禧故以
骨肉之言進餘惟自愛不盡

東里生廬餘集卷二

與陳扶雅 善書

扶雅兄孝廉足下八月奉到手書如接面談忻慰何如
邇日起居遙想萬福書中勉家禧以愛惜精神無累平
粹語簡情深知足下之愛我深也又言近致力于文章
足下師張編修其文章迴出同時繼而起者在足下矣
竚望何如家禧近以旅遊亦時取古人文章諷誦之深
求其義法今質于足下願正其是非焉會稽章氏言詩
禮之教興而文章盛其言至確也夫文章有可以正言
者必剴切詳明盡其經權常變而後止此原于禮教也
或事關時局跡涉疑似唱歎往復之間不必明言所以
然讀者自隱然知事之當否而志士仁人多藉其言以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八

白其苦心于後此原于詩教也原于禮之文必體天理
驗人情而後非迂繆之說原于詩之文又必忠厚悱惻
不奪于同時之論而後存是非之公故古人文不輕作
作亦必見信于人以志與業所存耳不務乎此而辨析
乎秦漢唐宋六朝格調之分抑末矣文章之敝起于淺
夫藉言爲結納其言率華而不實故好學深思之士思
矯其敝折而談證據其初亦各有心得其流或掇拾陳
言類經生射策之辭甚者又羅舉古書刊刻異同主張
乎張淳毛居正之業如今時通人著述多不免此也不
徇于衆人之好尚始爲有志之士願與足下交勉之家
禧老父無恙賤軀亦頑健堪以奉報相見未有期時望

好音餘惟珍重家禧謹白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九

與陳扶雅善書二

扶雅孝廉閣下近世雅重漢學妄論真漢學亦不盡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微論況歷久至虞氏其中條例斷不能無增設而必謂商瞿之傳卽此閣下試思易經四聖人手定道冠諸經必如虞氏云云則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檢牘比擬定詳恐經旨不如此破碎也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異何又不同道無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尚書力闢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以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僞孔不過一二補綴如交廣人嵌螺鈿盒其本質仍漆也卽鄭注無有

夏星生燼餘集卷二

十

者仍不得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闢其書何足令人心服詩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詩旨殊作詩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閣下試思一堂受業縱有異同又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傳未必盡經師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謂陳已棄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爲貴董子明陰陽五行究天人之原賈生明體達用盡通變之術劉更生敷陳七略辨官禮之條分通立言之本旨揚子雲潛思性命體退藏之旨參黃老之微許叔重詁字義而六書之用彰鄭司農究典章而三禮之要舉此六大儒之書皆當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宋

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概爲抹殺如必限代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者今復用之於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高明試思狂言亦可擇否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班史無韋賢鄴都無王粲精專則是而閱覽則非也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閣下有意乎無意乎放膽狂談幸勿以荒唐罪我

與許榕臯乃大書

榕臯二兄明府足下與足下別幾旬矣風雨蕭然輒思足下不置念足下臨別時殷殷欲得家禧撫言以爲贈家禧學爲古文詞懵然未有所得言何足爲足下益而足下要之不已豈愛其人因愛其言歟默然無所言是辜足下之意敢抒一二以報于足下家禧與足下交逾二十年足下志氣慷慨急人之事若忘乎己力而爲之每爲儷足下于東漢時人其行事不後于范蔚宗所傳述又慨東漢崇尚風節士多以激厲成名其卓然者固姿稟特絕要亦感于時會使然于今風尚多謙默自約敕高語清淨泊然隨俗爲轉移其次則曲謹畏蕙臨小

東皇生廬餘集卷二

三

利害惴惴不敢決擇乃足下所操若此是足下爲其獨而東漢諸賢尚爲其同此家禧之愈契慕于足下也且志節者人之質幹也人必有應爲之事其端起于父兄子弟推于朋友出見于政事其餘緒則爲文學遺棄一切以爲不足爲是必離乎世而可與人爲羣而漫羨爲心此老莊之學之異乎聖道也足下今之蜀需次將爲令令爲親民之官至不易爲能善其所爲者則必心乎安全之民之疾痛困苦若迫于其側聞其號呼亟思噢咻而起立之能是是爲良吏執文書受署代退縮無所爲是爲俗吏推足下平昔之爲是必爲其良不爲其俗

雖然爲其良亦盡其所必當爲而非有溢爲夫任宦亦去其急功尚名之心而已矣性毗于陽者迫于有爲不暇審顧周詳焉則其爲亦不能無失事之至於前有表焉有裏焉有原焉有委焉表如是裏不如是望其表而卒爲姦僞者得以售其詐又委與原不能一致也不逆測其所歸能始事或不能終事若此胥能有爲者之所深懼也以足下明敏固無慮是而家禧無能以言益足下其以是爲規歟請再爲足下誦鴟鳩之詩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君子之治民必屏去浮游散越之念而後其養民如鳴鳩養子之均此修己之能安人安百姓而非激厲成名者可擬足下能進于是乎願足下自愛以無負故人峯峯之懷

金石例補序

東里生問于頻伽子曰碑碣之盛其漢氏之東歟其體以鋪陳終始爲能六朝唐初人因之自昌黎韓氏出而體變歐陽王會韓之別子也其法胥準于太史公書循一端論全體與初製大殊焉後有作者亦規其初製歟頻伽子曰吾聞諸李氏習之之論行狀矣曰世之作行狀者或虛加美辭會不直敘其事善惡混然不可明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彼習之之言非有見于文字之極弊歟蓋古時風氣淳樸其見于讚頌無諛辭故出其文昭然共信其言之實而作者恒不署名于其間文字漸繁遂有以文字售其欺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七

者唯言出于有道德之人始傳信焉又其言非有實指其體終不能遠于流俗昌黎歐陽王會之文所謂指事書實者也于是而必規其初體得毋蹈習之之所譏歟夫著述之事因時而遷屢變則又從其朔說經者之反乎鄭虞也論詩者之反乎蕭選也皆從其朔也而碑碣有不能非事會使然歟雖然可變者辭而不可變者脩辭之例也說經殊而訓詁不殊論詩殊而安章宅句不殊又豈特碑碣然哉彼循其變而昧其初之例其失固惟固斯陋吾病夫固陋者之託于韓歐陽王會之文而不能自擴也又病夫規韓歐陽王會之文而言不實亦不足傳信也時頻伽撰金石例補甫成東里生因敘次

其言以爲後序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十五

桐邨詩集序

嘉慶戊辰冬予初至邗江假館于陳君曼生之官署于客座中晤李君桐邨桐邨意氣豪上如幽并間俠士予已偉其爲人逾月桐邨亦來假館每就予語間誦其所爲詩標格雋異絕去塗澤予深賞之然後知桐邨爲詩人也桐邨少不事舉子業惟耽詩性岸異不樂就有勢力者求其噓拂又奔走于外每諱其所爲詩而人亦罕有以能詩目桐邨者予讀南宋江湖小集見其時布衣之士羈窮困頓而所業往往流播于士大夫每歎其人之不遇而詩之遇也今桐邨所爲庶幾無愧于江湖諸君而何聲稱聞寂若是桐邨曰余非能詩也余先人以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十六

武功起家數十年來家日落上有老親伯兄挾三寸管博奉養不足仲兄中歲俎謝余子身離家在千里外當旅寓寥寥憂來于中每每寄意于詩今之誦于君者皆是也夫磊落抑塞之概非遇知已不能一傾瀉不得已而寄于詩詩之工拙宜人所易見也乃世之評詩者罕能卽愁苦之音而尋其意愠之所在是余以詩自鳴余之無可告語者較甚也余亦自述其志而已若遽欲位置余于詩人之間則余豈敢余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能自述其志君所以爲詩人也予真不能詩者也然邇年讀陶靖節詩深愛之陶詩有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余願君之釋其磊落抑塞之概而返乎平也若人

之知不知願君之無辨也爲文以弁君詩又願君常展
之不忘與予晤對時也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張編修惠言文集序代

將必異乎古以爲文則徧規裂矩其失也放必循乎古以爲文則尋聲逐影其失也局欲去乎放與局之失則必師古人之意而不摹其辭韓氏愈之師兩司馬氏揚雄氏也蘇氏洵之師戰國縱橫家言也曾氏鞏之師劉向氏也其文自成爲韓氏蘇氏曾氏之文也且斥佛老原性道韓氏之學也補偏救敝蘇氏之學也標正心修身之旨曾氏之學也三子必先有見于道而患辭之不達也然後假途于古以昌其辭論者謂諸子之學散亾其流別猶見于文集非謂無所得者之不足言文歟自明歸安晉江之說行學唐宋文者或摹擬字句以爲能

東里生爐餘集卷二

六

而文亦敝我朝自魏氏禧汪氏琬後其論文日益嚴文體日以正而桐城方氏苞以唐宋之文闡程朱之學于文爲大宗繼之者有劉氏大櫬方氏由宋之歐陽氏曾氏以溯于韓氏劉氏又因宋之王氏以溯于韓氏武進張編修惠言受文法于劉氏其論文則自宋之曾氏蘇氏而原其歸于韓氏既又以爲古之以文傳者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遂退而考之于經于是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嗚呼編修豈託于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其難歟聖人之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

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有裨于治許與必衷于彛典也劉氏之學不著方氏果于信宋儒其失或迂濶而不適于用百餘年來如編修之所業庶幾能師韓氏棟禮學推江氏而自成爲一家言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于經者體也義之微于文者用也明體達用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者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某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嘉定李太守賡芸又爲刊其文集而屬序于某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于虛無不溺于華藻不傷于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

徐可圃詩序

代

彝器之傳傳於其祖父者貴以爲手澤所存也矧其祖父之發於情性形爲咏歌者歟然不有賢子孫散佚於鼠齧蟲蠹者多矣余以爲傳不傳亦視其人之自爲其人謹厚淳篤畱有餘之德以貽後人雖其生時不自著後必有賢子孫能搜掇其所作以大其傳於後每見表襮過甚名譽溢於生前者或百年或數十年卒就泯滅而寂莫枯槁並時而生者獨畱其有餘與之代著傳之者有人亦其人之自爲也余持節來武林見其山水清遠風俗醇茂意其氏族能食舊德者必多而未暇徧諏一日徐孝廉秉璋持其祖可圃先生之詩問序於余徐

夏旦生爐餘集卷二

三

氏固武林之舊族也其先世自衢州來遷代以文學清節著可圃先生家貧力學藉筆耕以養親而能耿介自持不因人執孝廉舊佐余幕於粵東每對予纒陳其先德余深歎徐氏之世澤至長也今取先生之詩卒讀之不矜風俗其情至深每不盡乎所欲言因其言思其人洵謹厚淳篤能畱有餘之德者乎輟軒採風持節者之職也如先生者其人余固樂爲揚權之以表先民之規矩以彰 國家之醇化矧重以孝廉之請歟愧余言不文或不足爲傳武林耆舊者之徵信則又深辜孝廉之意也

毛詩稽古編序代

吳江陳氏長發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未刊行其鄉人龐生佑清得其手定稿刊之而請序於余余按是書采錄於四庫全書中其作書旨趣提要言之詳矣其條辨明晰則又業經者必不可闕之書也余嘗謂詩之在漢有齊魯韓毛四家後惟毛詩盛傳自朱子廢序言詩而毛氏之學又微竊以爲齊韓之淵源無攷矣浮邱伯毛公同受詩於荀卿而詩旨俱殊豈必毛盡得魯盡失歟朱子說詩不主一家王氏伯厚謂其閎意眇旨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非過譽也雖然去古遠則綜羣說難綜之不得其當則莫若專明一家之不失初旨漢儒重師法無敢出入亦此意也且作詩之時世可異說也而詩之訓詁不能異也訓詁別於形聲衍於假借散於服器典章鳥獸蟲魚草木毛氏詳矣三家之傳其佚間見於他書亦多合焉究其同而存其異博學詳說之功也究其同而盡屏其異此所謂專明一家之學者也陳氏其專爲毛氏之學者歟不能博與詳又不能專其學其治經也非陋則罔陳氏其能絕去陋與罔之失者歟嗚呼治經者豈特於毛詩宜然哉陳氏精六書是書手定彙皆從小篆體龐生仍之悉爲讎校焉懼失真也龐生之於陳氏洵能志其志學其學者矣余喜陳氏書之得傳又嘉龐生之能傳陳氏書也是爲序

金石文字辨異自序

代

嘉慶歲在己巳階州邢澍考定金石論辨其文字之異著爲十二篇迺論古初始制爲文象其形模獨體爲先孳乳爲字以配合而用全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各別爲門或有本無其字藉假借以傳自史籀迄小篆代有變遷許氏綜爲說文焜于典墳厥後更趨簡易爰有隸分減省其點畫以方易圓惟隸體方故曲直全半異乎篆之自然有不能變篆通假以繁其篆有隸變格乎體勢匪以求新而流失敗壞祇求聲近胥易本真鴻都石經厥跡尚存覈以篆體變易多端書經籍如此矧汎施于簡編又或鄉壁虛造予智自賢撰述詭異不可究宣故

東里生爐餘集卷二

三

有同茲一字其體糾紛譬一祖異支幾難別夫來雲又自晉迄唐正書相沿操觚執簡咸尚鍾絲與右軍徒趁姿媚結構停勻歐褚虞薛小學未嫻校于祿字書唯聞平原之顏而淺夫瞽儒好尚俗書罕篆籀之精專殘碑斷碣祇供模楷不暇討論有宋歐陽暨趙博學多聞集錄金石搜采數千餘年跋尾綜括史籍于文字未研洪适婁機編韻以序銓惜鬮縷同異不克究其原似兩造不決無以息彼煩喧又以漢晉爲斷于用尚偏皇清崇古右文崑山長水著述在名山于吉金貞石本本元元後來繼起有嘉定錢通六書之學考正譌俗世稱爲賢蒙得聆其言論于金石之好堅著爲訪碑錄俾先代

遺跡不沒榛菅復慮篆變爲隸隸變正書改革班班著
辨異一書統以平水韻鈎貫聯綿因枝尋根酌流求源
俾因訛識正俗體以刊或減去繁重參經以權其流變
于何時可按籍以觀蓋自壁經既失六籍之體惟隸是
遵而刊刻訛異祇施于金石者難沒其雕鐫取正于今
綿綿延延知愛古者何忍棄捐或者不察謂與庾持奇
字同類等倫則搜求隱僻自遠雅馴蒙何以免于通人
之後言

劉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維東武劉文正公以直節廉聲相 高宗朝子文清公繼之復登揆席事 今皇帝現任兵部尚書公爲文正公之孫文清公之猶子克繼舊德海內頌爲名臣歲在癸酉公母趙太夫人將開九袞公庚午科按試浙江所取士吳成勳等謹撰言爲祝曰昔人以視其所不取爲卜相要言蓋人必能有不取而後能有爲未有居尊席腆潤屋華身而能樹大臣之望者也昔諸葛武侯在蜀衣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唐楊綰爲相史稱其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彼處漢唐小治之世能自樹立其表見猶如此矧身際盛隆介然自守矢於在位大臣家

東皇生爐餘集卷二

十四

事之約愈覘 政化之隆詩美大夫節儉正直而推本

於文王今文正公奕世爲名臣固其性學使然亦我

朝之盛德感人至深也夫子有言婦學於舅姑者也惟

太夫人逮事舅文正公既文清公建節於外太夫人又

侍始顏太夫人於文清公治所其於文正公之以身立

教顏太夫人之勗文清公者耳孰能詳故能處貴守儉

既嚴且慈教吾師以有成詩序言召南大夫之家能循

法度盖始能盡婦道者既能盡母道豈特羔羊之詩

足以徵治化歟宋歐陽公母治其家以儉約既貴不使

過之後世稱其賢然歐陽公始仕多杌隍又其先世無

顯秩今太夫人爲宰相家婦吾師數歷中外顯榮赫奕

邁於歐陽且世俗之所謂養者必窮侈極靡竭力以娛親然後爲盡人子之事而吾師居官秋豪無取於人其常俸多以周三族之不給前視學江南時午節貧甚人見其以裘付質庫詢之習於吾師者知他時恒然是吾師自律嚴於歐陽而太夫人之勗吾師者更大也雖然古今亦何必相較惟太夫人爲婦時日見文正公羸馬敝裘出入政事堂門無私謁如其侍顏太夫人於文清公治所又見其厨傳蕭然二簋之奉同於寒素如是以爲爲大臣者必當如是況早失所天期吾師能承先世之業者又刻不自釋松柏長於寬閒之境而節愈勁心愈堅處暄和時跂望彌肅然其爲太夫人之志歟孟

子言事親以養志爲大吾師洵能養志者歟世臣爲國家所倚重我朝億萬年有道之長又於任賢卜之豈特東武一家之盛哉謹序

屠蘭渚先生壽序

蘭渚先生以長者行重於鄉乙丑六十初度其令子孝廉以與計偕未及展稱觴禮越二歲丁卯先生德配宏農太君將開六秩先期孝廉進賓客設酒醴爲壽二人前復授簡於其友仁和汪家禧俾綴言爲祝憶甲子歲家禧始識孝廉時未謁先生也孝廉交友重然諾慎終始每歎爲有古人風迨交久知先生以身教之善孝廉之承教深也先生先世家越中慨宗祠未建出貲以倡於族人兩歲而歲事復置田以供歲祀厚卹鄉黨待以舉爨者恆七八家自奉儉有求者雖甚疎予之無吝色屢負之屢助之無悔色與人交無貌言人有過面正之

東里生爐餘集卷二

三

或未喻反復言之俟其改而後止以故怙過者初憚之久咸敬愛先生夫不忍之心爲仁之端是非之心爲智之端擴而充之在己不自矜其名而不使人陷於不義胸臆所以宏遠歟昔宋儒羅氏端良慨人心之薄而慕乎忠厚淳固之行輯爲古今長者錄又慮世之樂其名襲其跡自視厚而視人過薄也於序終深切言之非以貌爲渾厚者有長者之名而無其實哉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易之彖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蓋人不能閱其情而後爲長者味先生風旨豈世之掩柳覆護厚自雕飾者所可幾歟孝廉以文行重一時四方賢士大夫過浙者咸願交孝廉兼得拜先生於堂文酒之會贐

贈之貲先生每不爲纖嗇計也先生以家多故早棄儒業學賈忍辛苦歷險艱以能自立而慷慨任情如是孝廉復能承其志凡有濟於人雖損己不顧觀先生父子之間覺端良所謂秉心不競推利以與人者何必古人斯古誼之賴以不墜歟宏農太君以淑行相先生以厚德勗孝廉積善之家交相有成餘慶之說寧無徵哉寧無徵哉謹序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蔣礪堂制府浙水迎舟圖序代

襄平蔣公來撫浙江之三年天子移公爲江南河道總督公旣之任以未習治河事陳詔命公還浙江其明年復移公總督廣東西浙人前喜公之復來今重公之去也請于公爲浙水迎舟圖某獲觀斯圖謹爲序曰我朝累葉承平治法大備豪猾姦民無敢蘖芽守吏承奉教條郡統于監司邑統于郡若網在綱其要易綜以今較古匪古治難于今歟雖然戶口之日繁而生財有數也民庶久安而華侈亦日以增也法具旣備吏知奉文而或實不至也非慈惠其德勤敏其行治未克媲于古維公之治浙也嚴盜賊之課絕姦僞之萌雨暘之所

禱以時屬吏之黜陟必當自奉儉與人誠其溥于吏民如春雨之澤物涵濡徧而物不自知而吏民承公亦如懸衡蹈夷農循畔而水趨壑也督而迫之日異而月新此操切之不便于民也優而柔之寬令而緩期之此循政之得民心而致天和也公本儒臣問學該博于詩書所載古史所陳有利于民有裨于國家者心知其所以然故其措施能若是傳曰諸侯感天不旋時大夫不過期公益浙之時年穀時熟災沴靜息非其驗歟朝廷一天下子庶民俾粵人涵澤如浙人公也而浙人旣迎公歸不能挽公之復去思慕之不能忘又私而公也某旣誌其始末復系以辭曰揚州會稽古爲都會治之誠

難物衆地大我公惠臨庶政以和春風風人美土養禾
公德茂矣民俗厚矣報以頌聲如相酬矣苦縣烹鮮平
陽治繩疏壅遏衝公謝不能 天子曰咨乃往浙土浙
之吏民戴額笑語旆悠悠我公重來公如父母民如
提孩投公之懷復得乳息我耕我讀我飲我食 天子
德化公能奉揚惠匪一邦移公粵疆粵山峩峩粵水汨
汨民毋思公公法畫一漢世循吏多爲相臣作 帝霖
雨天下歸仁

許五年乃穀 呂孺人哀辭序

五年許君蘊僕射之清才際黃門之蹇遇詩成錦瑟義
山感逝之情賦到金釵元相遺懷之日偶于賓座出此
哀辭憶夫紅藥開時正爾青廬啟候今則秋風起矣秋
露凄然芳華偕悴葉俱凋賸影與棲雅競瘦能無危涕
默爾銷魂僕三復篇章備知款曲跡其琉璃窗畔翡翠
簾前認草評花尋涼遲月殘書展處綵線陪拈故事猜
來新茶互鬪一緡賸帖倩摹女史之箴幾點餘脂催畫
寒花之幅至于堂前挾瑟厨下調羹織素能工澣衣恒
御又婉孌之婦德淑慎之閨儀嗟乎夢不重圓一掬房
中之淚招從何處三生石上之魂甘首詩清半年愛斷

東里生燼餘集卷二

三

君真善感僕有微言夫太古難希抒情有範以君庭闈
愛日伯仲清風春雲耀彩歡生萊子之衣夕雨聯床樂
共姜肱之被使因故劔之求時灑向隅之淚恐寢門掩
抑親憫兒鰥書舍清寒兄憐季弱情之厚禮之曠也憶
僕曩年曾同小劫今雖絃膠續好主竈人賢而當引鏡
風前挑燈夜靜貌驚昔似喚誤前稱豈兒女之牽情在
吾儕而較甚矧君三月飛鸞遽斷翠籥之影一聲朝雉
難尋繡陌之春悽愴帷屏流連遺挂誠難遣也僕不賡
河上之歌而轉契漆園之達者感君之情止君以義爾
嘉慶乙丑季秋東里學人汪家禧序于萱藻芝茂室之

東偏



